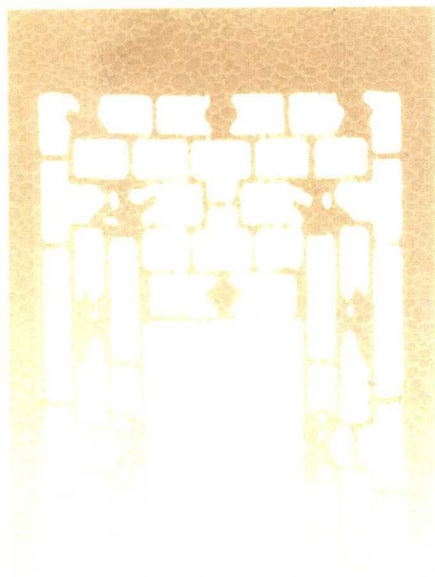


周翼南 主编

DengXia CongShu

灯下丛书

尘海留影



湖北人民出版社



尘海留影



灯下丛书
DengXia CongShu

周翼南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海留影/周翼南主编.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
(灯下丛书)

ISBN 7-216-03559-3

I. 尘…

II. 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974 号

• 灯下丛书 •

尘海留影

周翼南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京山金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61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16.00 元

书号:ISBN 7-216-03559-3/I · 305

《灯下丛书》序

曾想写五本书：将与自己有关的照片汇集拢来，并配上文字，此其一；将师友所赠的书画汇集拢来，并配上文字，此其二；将自己的“收藏”汇集拢来，并配上文字，此其三；将师友寄我的信函精选之，并著文一一说明背景意义，此其四；最后一种，是想写一本关于“梦”的书。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动手作此事。

正好湖北人民出版社约我编一套丛书，每种20万字左右，要求是：有益有趣，有品味且雅俗共赏——这些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看到现时文字垃圾多，编一套有益于人的书来，也是功德。灯下思之，故应允。而且，我想起我计划中的五本书——何不与师友合作共为之？我把想法对社方说了，社方以为可。于是，我便向师友约稿，约稿信中曰先出五种：

1.《尘海留影》

请提供照片一幅，文一篇。照片为自己可，他人可，与亲人师友合影可。著文谈照片来由，以显真情友情、往事近事，给人以启迪和深思。字数宜在1500字内。

2.《书画记事》

友人往来，常有书画互赠，这是情感的交流，人生的痕迹。请提供所藏书画作品照片一幅，并记述评议，抒情寄慨。字数在

灯

下

丛

书



1

1500 字内。

3.《收藏琐记》

现在有收藏之热。其实,收藏并非要秦砖汉瓦,宋瓷明画。只要是自己所购、友人所赠,能置之室,可引起许多美好回忆者均可。当然,有文物价值更好。此记不含书画,它物均可,请提供实物照片并千字文一篇。

4.《珍贵信函》

书信自古有之,但传世之函不多。请提供亲人或师友书信手迹照片一件,并千字文一篇,介绍来信者并此信的意义影响。读者从中亦可获得深的教益。来信除了手迹照片外,请将原件细抄一份以免有误,并希望先获得来信者同意发表。

5.《人生留梦》

请记梦、谈梦、说梦。记实可,志异可,散文之体可,小说之法可。字数宜在 2000 字内。

师友均以为有意义,纷纷赐稿,还推荐了一些人士参与,并提供了一些可入选的好文章。

这样,便有了这套“灯下丛书”。

目前这五种,或可称为第一辑吧,我希望“灯下丛书”能出下去,人们在灯下常读常阅,会有所得。

编者

2002 年秋

灯

下

丛

书

目 录

1 周翼南 《灯下丛书》序

- 1 梅 志 珍珠梅
4 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
11 谢蔚明 尘海留影
15 黄苗子 启功二三事
22 骆 文 一张老照片
28 张中行 张守义
35 韩 羽 一看到这照片……
37 高 莽 高山仰止
48 田 野 沧桑老照片
52 罗 飞 幸而未化为坑灰的照片
58 吉学沛 一张照片的来历
62 周 代 忆三毛
66 舒 乙 征集收藏作家照片
70 李士非 一个了不起的日本人
75 张志安 全家福
80 刘锡诚 与大山同寿
84 刘富道 捡个女儿是宝贝

灯

下

丛

书



灯

下

丛

书



2

- | | | |
|-----|-----|-------------|
| 88 | 苏东天 | 会见池田大作 |
| 91 | 李建纲 | 天堂之相 |
| 96 | 刘益善 | 陪王蒙、李国文吃小酒店 |
| 100 | 胡发云 | 冬天的浪漫 |
| 104 | 邓一光 | 它们和他们是准 |
| 108 | 包立民 | 最后的合影 |
| 112 | 董宏量 | 温暖的艾青 |
| 116 | 邹海岗 | 诗心、诗人、诗情 |
| 124 | 甘茂华 | 十八岁经历“长征” |
| 129 | 谢克强 | 东岳留影 |
| 135 | 罗时汉 | 1966·长征 |
| 138 | 卢禹光 | 落月淡孤灯 |
| 146 | 胡南开 | 印第安部落一瞥 |
| 152 | 王和平 | 平山书屋 |
| 155 | 杨先治 | 迷人山庄的沧桑 |
| 160 | 梅墨生 | 与女儿登泰山 |
| 163 | 朱道平 | 拉萨佛地游 |
| 166 | 刘二刚 | 访《瘞鹤铭》照片 |

- 168 怀 一 随他去吧
172 赵绍虎 草平房·木平房
175 朱新建 马得老师
179 王生才 一壶开了
183 黄成勇 潇园·汉江
191 龙 霞 不曾远走高飞的母亲
195 李 更 我家的老照片
200 阿 毛 年轻的秘密
204 徐 鲁 又拾丹青画霜叶
210 华 葵 1995 年的艺术照
214 欣 儿 人生美滋味
218 方 方 永远的纪念
221 周翼南 说摄影
225 聂千因 隔代情
229 澄 子 老照片

灯

下

丛

书



梅 志 (1914—)

作家。原名屠玘华。江苏常州人。1933 年与胡风结婚。除参与编辑《七月》、《希望》等刊物外，从事童话创作。解放后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从 1955 年起，同胡风一起，在农场、监狱共度艰难生涯。1980 年平反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童话、散文、回忆录等。作品有《梅志童话诗集》、《胡风传》等，并参与编辑《胡风全集》。

珍 珠 梅

1954 年夏天，我大儿子从南京放假回到家中。一天，他父亲忽然来了兴致，要带领全家去北海公园赏花观景！

这时，公园里的桃、李早已开过，荷花正在含苞，除了有一些野花在路边开放外，就只有花圃里的盆景了。我们散步在公园里，虽然没看到什么好花，心里也感到十分舒畅。因为那里的树木就很漂亮，何况在树林中还有一丛丛的小白花朵点缀着。开始，我以为是白丁香花，还走上前去看看闻闻，可是这小白花却

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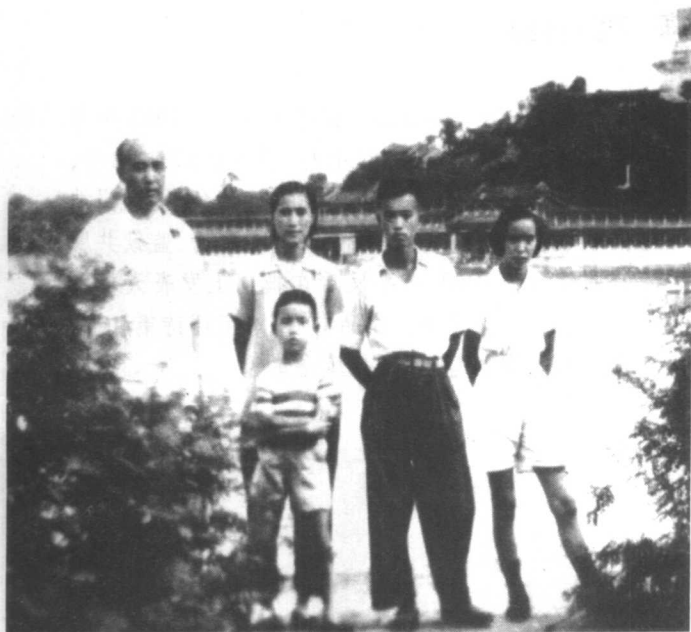
下

丛

书



1



■ 1954年夏,胡风全家在北海公园

什么香味也没有,不是丁香,这很使我失望。

后来,公园里的一个老者,大约是北京本地人吧,他告诉我们,这花叫珍珠梅,初夏开花,花期很长,可惜就是没有香气。

胡风却说,可能就是由于它小,不起眼,又没有香气,所以才能保持完好,没有招蜂惹蝶被人采摘,我们就在它的树旁照张相吧。正好旁边有一个照相摊,就叫他来为我们拍下了这张珍珠梅旁的全家合影。

第二年,那场灾难临头,我家的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全都被抄没收,直到1980年平反后才陆续发还。这张照片居然还在里面。它虽然不是彩色的,时间也已过了三四十,但我看到它还会想起胡风当年说过的话:正因为珍珠梅花小,不起眼,又没有香气,所以没人去采它。

可是,如果拿做人的哲理来说,胡风自己恰恰背其道而行之,犯了一个大错。他本来是无职无权卑微的一个文人,完全可以不显山不露水地度过平常的一生,可是偏偏要“以天下为己任”上书言事,最后落得个臭名远扬的三个字“反革命”。这应说是对珍珠梅的哲理没有理解深透,尤其是和自己的生活结合得不好,不能举一反三地从“花”的哲理悟到做人的哲理吧!

1966年2月,我们两人被发配到了成都。在还没有住定时,监管我们的人陪同我们去南郊公园游玩,里面有一座刘湘墓地。是一个地下室,很大,简直像一座大礼堂,里面有石桌石椅和供桌等,只是棺木已迁走了。

地面上在墓地周围,种了很多花草。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竟也有着一排丛生的珍珠梅,和我幼年时见过的夜合花。这久违了的珍珠梅,可能是更适合长在温暖潮湿的南边吧,那一丛丛的小白花,在那些绿叶丛中,特别地显得茂盛。绿叶衬白花,真美!我后来想,也许这里就是它的故乡吧。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再去北海公园看它的亲属小小的珍珠梅呢!

灯

下

丛

书

3

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中国作协的小秦同志忽然问我知不知道冯大海这个人。我脑中一闪而过一个高个子青年的形像，这就是我曾见过的冯大海。我问：“怎么了？有什么未了的问题吗？”因为我知道冯大海早已死于非命！“不是的，是他的女儿想要一张她爸爸的照片。”

这个女儿的要求可使我吃惊了。在今天，我常听到的是探问父母的遗产和抚恤金的，她居然是只想要父亲的一张毫无经济价值的照片。我想，这女孩子大约还未成人，还依稀记得父亲过去对她的疼爱，才一往情深地想要永远记住父亲的形像吧。

这美丽纯真的感情打动了，于是我问了几个认识冯大海的朋友，回答都说是没有照片。可能是在“文革”中被抄走了或是自己毁掉了。后来，我想起作协的严望同志曾问过我知不知道冯大海的家属在哪里，似乎是有一笔抚恤金应该给她们。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小秦，并让她到作协人事处去查问，看档案里是不是会有冯大海的照片。

大约半年之后，我收到友人寄我的一册广州新出的《浪潮》，里面有黄秋耘写的《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提到他曾参加审问

被“胡案”株连的冯大海。这使我了解到一些情况。黄秋耘写道：

胡风一伙既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冯就被怀疑有意向他的老同学（一个海军中尉军官，梅注）套取我海军内部机要情报，秘密向胡风汇报……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令逮捕的……

在冯大海被隔离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冯自己写了近十万字的书面交代材料……我们还派出专案组人员内查外调，收集了二三十份旁证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冯大海一共见过胡风三次，每次都有许多人在场，胡风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他。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也没有遵照胡风的指示去办过什么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只限于文艺界的一般情况，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更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机密。

根据这样的案情……冯大海还够不上是“胡风分子”，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不必给予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

于是，黄秋耘就写了一个定案结论，呈报公安部很快地就批复下来，同意不给予冯大海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记过也不降级。

但是认为像他这样跟胡风有过直接联系的人，毕竟是不可靠的，不适宜留在党内，要开除党籍。工作也要调动一下，不能留在北京。……

当我们把这个定案结论拿给他本人看的时候，他却喜出望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签字表示同意。听说后来他的爱人抱着孩子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一家

灯

下

丛

书

5

三口都高兴得跳起来,好像是得到特赦。

黄秋耘还告诉我们,冯大海后来调离了作协,到张家口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担任文化教员,曾写了点小戏等。

我从黄秋耘的回忆中才知道,“冯大海的最后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仅仅因为他见过胡风三次,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冯大海和胡风的见面,我记得很清楚,是只有三次。

第一次大约是在1954年初春或夏末,他是和芦甸,可能还有鲁藜,一道来我们家的。听芦甸说起过,他也是从天津调到北京中国作协工作的。介绍后,他表达了对胡风的敬意,就和大家一起随便谈话。一开始他并不大说话,只是闪着两只聪明的大眼睛在旁边听着。后来路翎来了,他非常高兴,和路翎谈小说谈得挺起劲,并对路翎表示十分佩服。我想,他大概是写小说的。

午饭时,他和大家留下来了。当时,我家的客人经常是随便留下吃饭的。我没有准备什么菜,但由于胡风和路翎都爱喝几杯,所以有几样下酒的菜和一瓶好酒。当他端起酒杯喝酒时,我注意到了他显得很兴奋喜悦,没有来时那样地拘谨了,而是随便地谈笑、喝酒。一瓶酒喝完了,大家兴犹未尽,我又拿出了一瓶。最后,他们都喝得满脸通红,这才罢休。

胡风去午睡了,路翎也在沙发上合眼假寐,别的朋友有的走了,有的也在沙发上休息。只有冯大海一人精神十足,他向我说:“这久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过。酒饮得痛快,聊天聊得痛快。”又特别向我申明,“我不是爱唠叨的人,但今天我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要同你说。本来,我由于童年的遭遇,一向心情抑郁,很少敞开心和人说话,今天可忍不住说多了。”可能是他真的忍

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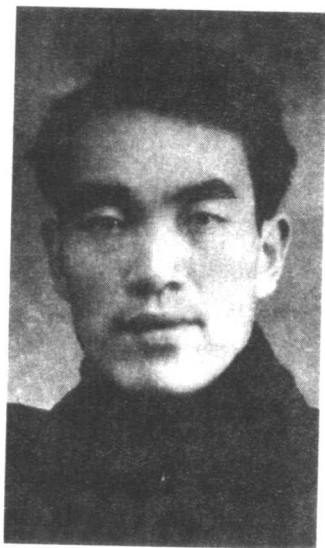
下

丛

书

不住,也可能是酒使他兴奋了,他和我谈了很多很多。

原来,他是湖南人,抗战后可能是由于长沙大火,他随同父亲和姐姐流落到了重庆,那时他只有八九岁。不久父亲病死,只有姐姐带着他。后来姐姐为了养活他不得不沦为私娼。他动情地叙述着:“姐姐对我说,为了冯家的后代,为了将来光耀冯家的门楣,一定要供我读书。我靠姐姐的卖身钱不但活了下来还进了学校。我承担了将来光耀冯家门楣的担子,一心发奋读书。你知道,重庆贫民窟的墙都是用竹篾编好再用泥巴糊上的,有时还露出一溜溜的缝隙。我就在桐油灯下,一面做着功课,一面听着隔壁客人们对姐姐猥亵的调笑。我那受屈辱的心情真是没法说了。有时真想跑出去扇那些人的耳光,喊他们滚出去!但是,生活,姐姐为了我的生活,才这样忍辱负重的呀!我怎能不知



■ 冯大海的照片

灯

下

丛

书





好歹地伤她的心!我也曾想到跳嘉陵江死去算了,让姐姐不再受我的连累。最后终于下决心为了将来出人头地,我只有加倍用功,以此来报答姐姐。我考取了重庆的名牌中学,姐姐很高兴地为我交了好几担米的学费。后来姐姐嫁给了一个浙江人,是开汽车的。当时跑运输很赚钱,姐姐的条件就是要他供我读大学,他答应了。

“我上了大学,我有机会接近一些进步的同学,看到进步的书刊。胡先生的《七月》就是在那时看到的。后来,我又看了《七月丛书》,我对路翎笔下的人物,那些精神上受到压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那些向往过好生活的下层人物有了深刻的体会,我真惊奇,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写得这么好!”

他接着说:“由于我有着这样一段少年生活,使我有一种敏感的反抗情绪,对人对事常常会显得过分地暴躁。主要是怕人家看不起我。我只接近诚心爱护我的人。那些对我好的进步同学要到解放区去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随他们走了。我和他们一样,向往着光明的理想的生活……。”

他兴奋地、不停地说着,我感到他这人是热情的、真诚的。后来,他陪着朋友们又来过两次,都是和胡风随便谈谈他的工作和写作。除对胡风和路翎表示尊敬和同情外,并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向他谈什么秘密的话。他交代中所写的都是老实话,没有为了开脱自己,歪曲事实嫁祸于人。我认为他是真诚的正直的人,这是没有看错的。

于是,我将这本《浪潮》托小秦交给他女儿,希望她给作者去信,能不能从那里得到点线索,找到她父亲的照片。

不久,她同着爱人看我来了。原来她不是一个小姑娘,而是

年近三十，婷婷而立的青年女子，体形和脸容与她父亲相似。但在性格上可没有父亲的豪迈和热情，却是温和朴实不言不语。这更使我感到了她对父亲的深切的感情。

她向我谈到她的父亲，可怜相处只有那么短的几年，只能描绘出那么短短的几幅记忆犹新的画面。

她告诉我，读幼儿园时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去接她。她老远看到爸爸那高高的身影，就飞快地跑过去。爸爸一把抱起她，将她举得高高地，她骄傲地拍着手向同伴们告别，随爸爸回家。星期天有时一家三口出去玩，去得最多的是动物园。爸爸总是将她举得高高地，让她看狮子、老虎……。

她说的声音很低沉很缓慢，似乎在细细回味那一幕幕场景。最后，带着哭声低下了头。

看得出爸爸在她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角，可惜她知道得太少了。我忍不住将她爸爸告诉我的少年时的屈辱生活向她复述了一遍，最后对她说：“你爸爸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没有被抚养他成长的姐姐的眼泪所动，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爸爸是一个值得你怀念的好爸爸。”说到这里，我的声音也嘶哑了。想到他为了追求光明，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几乎掉下了眼泪。

她的爱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对未见过面的岳父表示了很大的敬意和热忱。他曾到过河北省的许多地方，想寻找他的踪迹，并了解他受迫害致死的原因。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刘大海，他是冯大海的朋友。可他也说不出冯大海在哪个梆子剧团，又是怎样被迫害死的。

对于冯大海 1955 年后的情况，我除了给他俩看那本《浪潮》

灯

下

丛

书

9